

10.49

金坛文史资料

82

第一輯

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认真贯彻“要存真，要实事求是”的基本原则。广征博采，集思广益。当前，恳切希望各界人士以及在外老同志和专家学者积极撰写亲闻、亲见、亲身经历的史料。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可以不拘观点，不拘体裁，不论形式，多说并存。同时，欢迎一切掌握各种史料，热心文史工作的同志积极来稿，共同努力办好这个不定期刊物。

政协金坛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日



目 录

金坛建置沿革及命名由来	徐永年(1)
太平军在金坛的攻、防战	虞 昶(5)
大革命时期金坛人民反封建斗争二、三事	华 明(11)
余慎烈士传记	曹文彬(17)
怀念我的严师徐明同志	周光田(28)
保卫和平, 英勇献身	
——记老战友姚海清同志	陈文熙(56)
徐血儿先生传略	徐宏宇(61)
纪念先族祖段玉裁先生	段超人(68)
储光羲生平考	储建冰(75)
艺林忆旧——记金坛画家冯文卿	贺公朴(92)
我的父亲王维克	王福洪(95)
华罗庚的青少年时代	文 办(100)
介绍清代大书法家王澐的《论书剩语》	
.....	贺公朴 吴伯宗(106)
江南一枝花——介绍金坛刻纸艺术	周 璜(114)
清代科举和金坛院试	于树春(121)
浅谈金坛医药事业的发展	罗仁孚(124)
金坛典当变迁史	沈新甫(129)
金坛集场贸易	文 办(134)
龙山塔寺	县文管会、地名办(137)
戴王府	县文管会(141)
本善桥	徐永年(144)

金坛建置沿革及命名由来

徐 永 年

金坛地处江苏茅山东麓，是长江下游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。早在殷商时代（公元前十七至十一世纪），就见于文献。以后，在长期的奴隶主与封建主统治之下，行政建制，代有变更。直到1949年4月23日，才回到人民手中，成为江南地带文化发达的县份之一。

据典籍记载，从殷商到隋初二千七百多年中，金坛地区叫金山乡。商、周时代，属古扬州。（那时的州，是一种地理区域，还不是行政区。奴隶主划归诸侯、大夫的封地叫做国或邑，都比州的范围小得多，行政权即掌握在国君或大夫手上。）春秋末期，金山乡属吴国的朱方邑。朱方邑就是现在的丹徒、丹阳地区。后越灭吴，楚又灭越，金山乡也随着朱方邑而隶属于越或楚。

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嬴政统一天下，废分封制，建郡县制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郡下设县。当时的金山乡，便属于会稽郡的曲阿县（今丹阳）。这时的郡、县，便是行政区了。而乡，则是县以下的基层单位。

汉高祖刘邦称帝（公元前201年）以后，仍以郡县为两级行政单位，又恢复分封制，以郡或县为界线而封给子弟或功臣。于是金山乡的隶属又跟着它的上层郡、县而改变，先是楚王韩信的封地，后又属于荆王刘贾，再变而为吴王刘濞的

属地。历经东汉、三国、六朝，会稽郡和曲阿县在建置和名称上虽屡有变更，但是金山仍作为乡建制。

隋文帝杨坚开皇十五年（公元595年），金山乡从曲阿县划分出来，建为金山府。隋末，爆发了农民起义，乡人自立金山县。这是金坛建县的开始。

唐高祖李渊统一中国后，保留了金山县，属江南东道润州丹阳郡。武德八年（公元625年），撤去金山县，并入延陵县。武则天执政，于李旦垂拱四年（公元688年），又恢复县制，并改金山为金坛。金坛县的建置与名称，由此而定。又四年（公元692年），在县界中心筑起了土城。这是封建统治者防止相互兼并、防御农民起义军以保存自己的反动统治的设施。

到了宋神宗赵顼熙宁五年（公元1072年），废延陵县，把它的上元、孝德两乡划归金坛县。从这时起，金坛县的疆域，和现在就基本相同。直到清朝，都属镇江府。

在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七年（公元1512年），为了防御倭寇，扩建城垣，仍是土城。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三十三年（公元1554年），改建砖石城墙。

1860——1864年间，太平军攻入金坛城，建立农民政权，金坛县属苏福省。

民国元年（公元1912年），全国行政区域有了大的变更。当时建置，分为省、道、县三级，金坛县属江苏省金陵道。民国十六年（公元1927年），国民政府建都南京，废道存县，金坛县便直属江苏省。民国十八年（公元1929年），江苏省省会迁镇江，并在全省设十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，金坛县改属镇江专署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金坛县茅山地区，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

地。金坛人民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纷纷参加新四军，坚持游击战争，并以溧武公路干线为界，建立起茅东县、金坛县、溧阳县等抗日民主政权。疆域与原金坛县不同。在这期间，金坛城内，被汪伪政府占领，建立金坛县伪政权。民国三十四年（公元1945年）八月十五日，日寇投降。八月十九日抗日民主政府进城接收金坛县。十月，新四军北撤。国民党政权在金坛设立县政府。

1949年4月23日，金坛解放，建立了金坛县人民政府。金坛人民，从此摆脱了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束缚，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。在行政建置上，金坛县开始了新的隶属关系。1949——1952年间，属常州行政区。1953年，常州划为省辖市，原常州行政区改为镇江行署。金坛县便属镇江行署领导。1959年，重属常州地区。1960年，镇江地区与常州市分开，金坛县仍属镇江地区。1983年，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，金坛又划归了常州市领导。

“金山”改名“金坛”的由来：

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垂拱四年，复立金山县。又以东阳郡（今浙江金华）已有金山县，故改名金坛，取邑界句曲之山、金坛之陵以为号。”根据《金坛县志》记载：句曲山，即茅山。在《茅山志金坛华阳之天》中的记载是“大天之内，有地中洞天三十六所，华阳其八也。内有金坛百丈，秦时名为句金之坛，古人谓之金坛之虚台……金坛县亦以句金之坛名也”。而《茅君内传》中的记载则是：“洞天三十六所，乃真仙所居。第八句曲山之洞，名曰金坛。”一说金坛是华阳洞内的一个金色的坛；一说则是华阳洞名金坛。因为洞内有“金坛百丈”，所以这洞就叫金坛洞。至于华阳洞之

名，可能是先后的不同名称。总之金坛二字的来由，根据就在这儿。

在文献中，我们见到，金坛有两个别称，一是良常，一是金沙。

良常：据《茅山志》载，相传秦嬴政三十七年（公元前210年），东游会稽。在返回途中经过茅山，登上北垂山。在与群臣宴会时，叹道：“巡狩之乐，莫过山海。自今以后，良为常也。”从此，北垂山改称良常山。后代文人学者，也往往用良常二字作为金坛的别称，如清代著名书法家王澐，就以良常王澐为署名。

金沙：《茅山志》又载：“在大茅山东南支山中，有玉叠峰。峰南为金星岬。登岬俯视金沙布地。”因而金坛又别称金沙。《金坛县志》中载有明宏治进士段敏《赠别曹公廷贵还金沙》一诗，题名就用上金沙二字。到了清代，使用就比较普遍，如书名有《金沙吉羽集》（曹辅臣辑），书院有金沙书院”等等。直到今天，“金沙影剧院”还用了金沙二字。

太平军在金坛的攻、防战

虞 昶

1853年2—3月，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，指挥五十万大军，从武汉水陆并进，直捣南京，改名天京，定为首都。

地处天京东南二百余里的金坛，是当时保卫天京的战略要地之一，所以在这儿曾先后展开两次较大规模的战斗，太平军都以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，取得了对清军及“常胜军”的胜利。

一、攻克金坛

1856年7月，太平军分兵袭击金坛，达二十余日。后因集中兵力，打破清军的反革命包围，以保卫天京，便中止了一段时间。等到彻底击垮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之后，便又于1860年4月17日进攻金坛，至9月1日占领，为时四个半月。

进攻小小的金坛，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时间呢？其客观原因是：

第一，金坛城高池深（城墙高二丈六尺，七八尺厚的墙基，全用石块堆砌，糯米汁和石灰汁浇灌，连同内侧泥土厚共三丈。基上砖墙，全用长三十一、阔十五、厚八十公分的大砖砌成。护城河宽约四丈，深一丈余。）给太平军攻城，

造成很大困难。当时太平军武器，只是大刀、长矛、云梯、木城以及少量地雷、土炮，要摧毁这样坚实的城垣，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

第二，清军守城兵力，相当雄厚，除地方练勇外，主要是正规军。清朝统治者对金坛防务十分重视。当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起，知县吴煦便接到大府（总督）通檄，“设筹防局，捐资练勇，以备不虞”。巡抚也派了营员马德钊来县“议守驭”。

1860年4月17日太平军进攻金坛时，制府（总督）又派总兵（省提督下的武职）萧知音，参将（比副将低一级）艾得胜领兵来坛。各城门兵力，作了具体部署：东、北门是萧部负责，小南门是艾部负责，西门是都司（四品武职）真廷魁负责。城外分立军营，互为声援。守备（五品武职）张长庚，游击（次于参将）李鸿勋，也先后率兵助防。在战斗揭开之后，又七次向上级请援，先后率兵到达的，有总统（军的最高武职）张国梁，副将（总兵副职）刘成元，参将周天孚，都司戴廷魁。还有总兵冯子材的援兵，连金坛县境都未能到达便在丹阳败回。根据如上材料，清朝反动统治者对金坛的防务、配备，可算是十分重视了。可是在太平军的强大压力面前，据《金坛县志》记载：“五月……城外营尽失……而城遂面面受敌矣”！虽“沥血函蜡，四出乞援”，也没法挽救它的失败命运了。到了九月一日晨雾未开的时刻，太平军便胜利地攻进了金坛城。

至于进攻金坛的太平军将领究竟是谁，现在还没有获得可靠资料。从金坛的革命遗迹戴王府来看：戴王，叫黄呈忠，广西人。他与范如增二人，是侍王李世贤的两员爱将，曾转战于安徽、江苏、浙江之间。1862年8月，他与范如增

团结天地会，共同攻克浙江慈谿，打死了美国侵略军头头华尔，范如增封为首王，黄呈忠封为戴王。后来，李世贤在溧阳城内建造了侍王府，范如增在宜兴建造了首王府，黄呈忠则在金坛建造了戴王府。根据推测，攻克金坛的太平军将领，有可能就是戴王黄呈忠。

二、两种本质不同的军队

太平军和清军，是两种本质不同的军队。太平军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，是农民子弟兵；而清军呢？则以烧杀掳掠为能事，是清朝反动统治者的统治工具。这都是有文献可考的。

1950年春天，金坛大南门段姓拆除围墙时，发现一件黄绫墨书的太平天国文告——“邗天福令”。高72.5公分，宽58公分，竖式。“邗天福令”四字，珠笔楷书，其余均用墨笔。六字句，共十六句，分为五行，每句旁用珠笔加圈，文末另行书有“拾壹月朔日立”六字，未写年代。月日上盖有长方珠印。珠印正中，阳文宋版字体。印章边框，阳刻双龙纹，四周留边线。印文在绫上，经仔细辨析，其令文是：

“天父天兄天王，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，邗天福字样。令曰：

‘天父天兄天王，太平天国永长。第内官员兄弟，认真获福无量。军民一切事务，慎行勤理莫违，兄读四十天法，圣心教导精详。切勿秋毫有犯，修好炼正名扬。如有不遵令者，即拿身到法场’”。文告字迹端正，便于群众认识。凡天字上面一划都特别粗长，国字□中写一王字。起行、抬头，都合太平天国文告体制。可能就是攻克金坛城后颁布的军令。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，早就发布了许多诏令，整顿军政组织，订立各种制度，所到之处，宣传“天兵入境，专为杀妖，百

姓各安生业”的政策精神。“那天福令”的内容，和政策是完全吻合的。杀妖安民，说明了这支军队的革命目的和根本素质。

至于清军，那就完全不是这样了。《金坛县志》有如下一段记载：“李侯恐防兵不足，请济师制府。檄萧统兵、艾参将各赠一军。仓猝招集，率游惰无赖、市井乌合之徒，狡黠难制。每战索重犒，至括簪珥助之，犹未震慑兵悍弁之心。厥后，扰民勾贼、煽惑叛降之祸，肘腋丛生，而官绅民练，防内甚于防外。”就是说：李知县怕城防兵力不足，向总督请求增派援军。总督下令萧总兵和艾参将，各抽调一支部队到金坛。临时招集，都是些地痞流氓，狡猾难以管束。每次出战，都要索取大量犒赏，甚至把搜刮来的首饰加进去，还不能满足这些老爷兵的贪心。以后呢？抢劫百姓，勾结敌军，煽动、诱惑、叛降的祸害，就从这些部队里到处发生。这样，地方官绅与民练，防制他们比防御敌军还要困难。这便是金坛的地方老爷对清兵的自我供状。这样的军队到了金坛，金坛人民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！

上面就是太平军与清军这两种本质不同的军队的鲜明对比。民心向背，这就是太平军所以胜利、清军所以失败的原因所在了。

三、打击侵略军，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

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。同时对外国侵略者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，从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。而清朝统治者，则不屑认敌为友，提出了臭名昭著的“中外同心，以灭贼为志”的卖国方针，于是中外反动派合流了，他们把枪口对准了太平天国。

1860年6月，中外反动派在上海组成了以美国军事流氓华尔为首的洋枪队。在上海、松江一带袭击太平军。第一次交锋，华尔便身中五枪，太平军获得全胜。1862年2月，洋枪队改称“常胜军”。9月，在浙江战场上，黄呈忠、范如增在慈谿击毙华尔。他的职务，便由焚掠圆明园的英国侵略军军官戈登接替。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时，又扩充了“常胜军”。当太平天国主力集中天京，并从浙江战场撤退之后，戈登便于1864年3月8日进占溧阳。这时，他接到李鸿章的苏、昆告急密札，妄图一举攻占金坛，向东驰援。

忠王李秀成得知戈登即将进攻金坛的消息之后，立即派襄王刘官芳率领数千战士，加急行军，赶在侵略军到达之前，从常州赶来金坛，严阵以待。戈登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，依仗新式的武器装备，率部来到金坛。见到城门紧闭，一片沉寂。在虚实莫测，颇为疑惧的情况下，始而是诱降，继而是硬攻，都遭到太平军的迎头痛击。

1864年3月21日，侵略军炮击金坛大南门。大炮轰击了几小时后，城墙出现了缺口。戈登督促侵略军向缺口猛冲。这时，以静待动的太平军，突然从城头上奋起袭击，砖头石块，倾盆大雨般掷向侵略军。埋伏在缺口内侧的太平军，则挥刀杀贼，勇不可当。侵略军第一次进攻就败了下去。不多时，戈登又组织大炮向缺口轰击，命部将柯克汉姆领队冲击，并亲自督阵。刚近缺口，城内枪弹飞来，戈登腿部中弹，柯克汉姆也受了重伤，已经爬到缺口面前的侵略军，又一次被打得抱头鼠窜，侵略军第二次进攻又遭失败。带伤的戈登，仍不死心，又命他的副官柏郎，（英军司令之弟）组织更大规模的第三次进攻，在一阵炮击之后，侵略军

又蜂涌冲向缺口，太平军一面用土炮轰击敌人，一面用长矛大刀与敌人搏斗，经过一阵激烈的血战，柏郎受了伤。侵略军再次被击败了。曾经参加太平军战斗的美国朋友哈喇，在他的《太平军革命亲历记》中，详细地叙述了这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实况之后写道：“攻军三战三却，蒙大损失，凡遇肉搏战，皆不能敌”。“三战三却”，就是所谓“常胜军”在金坛作战时获得的教训。

这次战斗，击毙欧籍军官十四人，打死打伤侵略军一百多人。身受弹伤的侵略军指挥官戈登，只得“统领”他的残兵败将，仓皇逃窜，返回溧阳去了。

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曾号令全军：“人人当奋勇与敌人及其番鬼盟军作战！”忠诚革命的太平军守坛将士，用大刀、长矛、砖石、土炮，竟将有新式枪炮装备的所谓“常胜军”击退，使戈登驰援苏、昆的计划落空，这真是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，大灭了外国侵略军的威风。

大革命时期金坛人民 反封建斗争二、三事

华 明

大革命时期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反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，神州大地播下了革命火种。有的地区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斗土豪，打劣绅，减租减息，其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。当时，我县广大人民，特别是遭受剥削压迫，苦难深重的农民兄弟，感到腰杆子硬了，扬眉吐气的日子到了。他们奋起双臂，握紧锄耙木棍，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，向大地主、土豪劣绅开了火，朝着解放的道路迅跑猛进。

（一）季老“虎”兴师打土豪

金坛县西门外东崔庄村上，有个为人侠义，疾恶如仇，爱管不平之事的庄稼汉名叫季老伙，他身材魁梧，臂力过人，办事更有一股使不尽的虎劲，大家赞他是一员虎将，送他一个美号叫“老虎”。一九二六年冬，他兴师率众打土豪，当时传为美谈。

大地主，大土豪王咏梅是金坛丹阳门外离城三里之遥的冯庄村人，他奸诈邪恶，诡计多端，手段阴险毒辣。他每日在县前街方来茶馆喝早茶，常对在座的豪绅们说：“不杀三千穷汉，焉能白手起家。”用这话来宣扬他的发家之道。事实

也是如此。在他未发迹之时，不择手段勾结伪警人员，地方痞子，聚赌放债，高利盘剥，施尽伎俩，霸占土地，逼租逼债，敲榨勒索。不到二十年的时间，他竟变成了一个恶霸大地主，大土豪劣绅了。当时，金坛地方上就有这样的说法：

“王咏梅的田，董万顺的钱。”他亦恬不知耻地说：“骑马一天，下马撒尿，还在我家田里。”多少人家终年做牛当马，不得温饱；多少人家被逼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；千家万户的血泪史，谱下了他家的欢乐歌。真是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啊！“反抗！”“反抗！”苦难的农民兄弟，胸中烈火一团，象捂着的活火山，一揭立即爆发。

这一年，天旱歉收。农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，难以维持生活的几粒稻谷，都被迫送进了王咏梅家的庄房。东家缺粮，西家断炊，眼看就要饿死人了。季老虎带领穷兄弟向王咏梅“借粮”并进行说理斗争。老奸巨猾的王咏梅避而不见。季老虎觉得文的“借”不行了，就只有动武的“抢”。他和后庄陈书根、许巷徐土法等人，率领贫苦农民砸开了王咏梅在东崔庄的庄房，鸣锣开仓发粮。顿时，周围数里路内的贫苦大众，兴高采烈地肩挑背运地分得了粮食。伪警察闻讯赶来，季老虎一声令下，十几个彪形大汉一哄而上，把几个警察绑了起来。警察局长缩在村口，吓慌了手脚，只得溜之大吉。季老虎斗土豪，初次交锋胜利了。

事隔不久，季老虎听到王咏梅之子王广汉在某日要做三十寿，嘱咐各村佃户祝寿送礼，趁机大捞一把。季老虎肺都气炸了，准备发动群众趁“寿诞”之日，给他个下马威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显示显示咱们穷人的力量。事先，季老虎召来了受苦较深，胆子较大的穷哥们，秘密研究行动计划，分工负责，四方串联，行动时在左臂套一草箍为标志，以迅

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给他个狠狠的打击。

“咱们穷人要有骨气，打土豪王咏梅，首要任务是焚毁他剥削起家的田契方单和借据凭证，其次是砸烂他的坛坛罐罐，打它个落花流水。这次只许打砸，不准趁火打劫。”季老虎在率众出发前交待了纪律。来自金坛西门、丹阳门外，直至排年桥一带的农民兄弟二千余人，每个人的左臂上都套着稻草箍，肩头上捆着锄头、钉耙、铁棍、木棒等“武器”。季老虎骑着一条毛驴，领着队伍，浩浩荡荡直奔冯庄村。

这天，冯庄村上王咏梅家里，大摆寿宴，请来许多遗老阔少赴席，小奸王广汉满面春风，笑迎“贵宾”。这时，村外人声鼎沸，“打倒土豪劣绅”的口号声响彻云霄。王广汉见势不妙，正想躲避，季老虎已率众冲入。王广汉见季老虎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他打了一个哆嗦，马上点头哈腰假殷勤：“来！大家请坐下喝酒。”季老虎不理他这一套，当众揭下他的假面具，痛斥他家罪恶史。他那狐朋狗党一个个夺路而逃，溜之大吉。“打！”季老虎高喝一声，大家一齐动手，筵席桌子砸翻了，把衣柜箱笼搬到门口广场上，被褥衣服放在上面，点起一把火，烧得精光。田契方单、借据凭证，也被烧成了一个大灰堆。天井里，用冰糖浸泡的七、八缸酱油，全被砸碎，撒满一地。在混乱中，小奸王广汉由狗腿子背着潜逃庙西村。

事发后，季老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，关押了三年，官司打到镇江，最后由地下党营救，宣判无罪释放。

（二）“木板”火烧劣绅陈梧岗

潘洪顺同志，绰号“木板”，白塔管庄村人，出身贫苦，自幼天资聪慧，勤奋好学，少年时爱看侠义小说，常对

世间不平事，义愤填膺。一九二六年他二十九岁时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方流通队，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管文蔚、蒋铁如等同志领导下，积极开展革命斗争。在那军阀混战，外扰内乱，生灵涂炭的岁月里，潘洪顺怀着劫富济贫的正义感，经常画面挂须，打击土豪劣绅。群众反映，他常拿着一张张“劫”来的钞票，分送给家无隔宿粮的贫苦农民。他那慷慨解囊的行为，引起人们怀疑他的钞票是“木板”印制的，意思是假钞票。“木板”，“木板”，久而久之，便代替了他的名字，提到“木板”，妇孺皆知。

潘洪顺同志后来在党的教育下，打倒土豪劣绅，开展减租减息斗争，扩大革命武装力量，先后发展十余名积极骨干，经常秘密开展地下活动。一九二八年，潘洪顺同志在上级党领导下，发动党员和农民八十余人，向封建地主大豪绅陈梧岗作斗争，向他索取“勃郎宁”小手枪一支，“汉阳造”长枪三支。由于叛徒泄密，陈梧岗老奸巨猾，死赖不交。并在床上枕下取出白花花的大洋一百块，利诱潘洪顺。这件事不仅遭到潘严词拒绝，并且激起了潘的万丈怒火，痛斥陈顽固不化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遂即将陈梧岗架在浴锅灶上，烧得他焦头烂额，毛发尽光。事后，地方上流传了这样的一首歌谣，“前管庄，后管庄，出了一班共产党，匣子炮，后膛枪，对准劣绅陈梧岗。死不悔改老顽固，毛发烧得精大光。”来颂扬这次大快人心的事。在此同时，潘洪顺同志还在白塔镇上张贴革命标语，第一次提出了“反对地主剥削，打倒土豪劣绅”的革命口号，限制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。革命风暴震撼大地，农民扬眉吐气，地主、土豪劣绅吓得丧魂落魄，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。

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，斗争更艰巨，更激烈。当时国民